

# 笔会

## 草木散记

# 又见吴状元

何频

开春即看到新出版的《〈植物名实图考〉新释》，多年阅读习惯使然，顿时令我更有春光满目和如沐春风之感。我又被沉甸甸两大本300万言的新书给镇住了。经过仔细阅读序文与导言，这才明白撰著者王锦秀、汤彦承、吴征镒，三人三代居然是一家人。

汤先生原来与吴征镒先生一起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，吴是领导，而年轻的女博士王锦秀，前些年有缘跟随汤与吴两位老先生读书，亲承警教，并亲草草木作研究，故而出类拔萃。作为吴其潜和吴征镒两人的膜拜者，《救荒本草》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研究者，我自然很兴奋。吴其潜作为有清一代状元，且以封疆大吏身份撰著划时代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姊妹书，名垂青史。吴征镒沉潜云南搞研究，并长期担任《中国植物志》主编，为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，2008年1月以92岁高龄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奖。对应老话“行行出状元”，所以他在我心中相当于新中国植物界的“状元”。

先吴后吴，前代当代，吾钦慕二吴双星久矣！回首往事，当年我因为写作《杂花生树：寻访古代草木圣贤》一书，特在2010年作了一轮集中踏访。访吴其潜，也访吴征镒——

4月清明节，轻车熟路，提前与固始朋友和方志专家沟通好了，我们头天到达住了一宿。第二天东道主带路，先出城过史河“状元大桥”去“东墅”故址。曾经吴其潜丁忧在家八年，于此辟地建植物园搞研究。现在改名“李家花园”，还是花木种植及交易基地。接着，由局长李新堂联系，状元故里村支书徐明松在迎，我们来到沪陕高速公路的墓地曰“状元公馆”，远远就看到1988年重立的墓碑，大理石朱砂红书丹颜色颇润泽：中国杰出的植物学家 生于公元一七八九年三月一日卯时 卒于公元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申时 吴其潜之墓 固始县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立

另外，和前人的本草著述比较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精彩和出彩，在于

我远远拍照并画了草图。然后听讲解，集体鞠躬敬礼又放了一挂鞭炮。接着，再回城里到中山大街路两边，分别探访吴大夫祠旧址，和挂牌保护的吴其潜故居。这天真好，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，红紫荆红哇哇的，青蛙在池塘里咯咯叫，并且吴状元墓地满地蒲公英开白花，系白花蒲公英野生种。好多年过去了，我对“杰出的植物学家”这个称号尚不太理解——吴其潜是旧状元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属于本草古籍，怎么能一下子与科学家等量齐观？直到今日读了《〈植物名实图考〉新释》，王锦秀说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：“全书收录前代旧有和新描述植物1738条，附图1805幅，共记录我国19个省区植物逾940属1750种（含变种）。其所收物种之多、分布地域范围之广、性状把握之精准，达到中国历代本草和植物学研究前所未有之高度，堪称清代的《中国植物志》。”（王锦秀的导言）“它一次性描述了中国的新型类群逾900种，据实物新绘图逾1400幅。吴其潜系状元出身的高官显宦，却虚怀若谷，不耻下问。凡与植物有关的名物，他所耳闻目睹的，都笔之于书。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植物分类描述体例，是对自宋《本草图经》和明代《救荒本草》以来中国植物描述体例的又一次较大提升……他就新鲜实物，亲自或指导绘制出精致的植物图，与每一物种的分类描述相辅相成。”林木、花卉、药材、蔬果、庄稼和野菜，林林总总，洋洋大观。

另外，和前人的本草著述比较，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精彩和出彩，在于

# 烟火人生

王蓉

声清理嗓子，这就说将起来——“一人一马一杆枪，二郎担山赶太阳，三人哭活裸大槐树，四马投唐小秦王……”叫好声四起，掌声如潮，有人撮起嘴唇咻咻地吹口哨，那哨音带着一丝金属质感。跑堂的脚步不点地，急急忙忙添茶倒水，兼售各种吃食。看官手里的烟点起来，二郎腿高跷，沉入那声声低吟浅唱的故事中。我那时几岁？不记得了，对台上之人说的是什么完全不懂，也全然不关心，埋头只顾把那碟子里的柿饼桃脯杏干往嘴里塞，机不可失，只有此时奶奶才舍得花钱。

好像是，嗜烟酒如命的父亲，在他年过百以后，忽然间对纸烟不屑起来。此时的父亲认为，抽纸烟充其量不过是玩玩，而正经八百地抽烟非烟斗莫属。烟丝买来，切得极细极细，黄灿灿的，装入一个扁圆的盒子里。父亲在书房里抽烟斗，我躲在门背后偷窥，闭起眼用力吸，那味道真香呵。

几年前，我的北京朋友开了一个烟斗坊，他于是见人就鼓动人家改抽烟斗，记得我回沪之前朋友小聚，他还特意送一支烟斗，本打算婉拒，想着个一介温婉女子，动辄当众掏出这么个家伙来抽，成何体统？但转面想到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里的波洛先生，一天到晚嘴里叼着烟斗，欢喜收下的同时自我安慰，从善如流才可以朋友遍天下嘛。

理想走入现实，往往事与愿违，大失所望。等我亲自尝试方才发现，烟斗是他人闻着香，自己抽起来的感觉迥异截然。烟斗的香味是种十分特别的味道，男人味？不好形容。

记忆中，父亲要写字作画了，必定先拿出烟斗来抽。书房的门没关严，一缕缕白烟飘出来，袅袅而散，我屏息凝神从门缝里偷窥，看见父亲端坐于书桌边面无表情。他今儿会画什么呢？忖度间父亲忽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瓜子往桌面上撒开，不拘张什么纸，提笔画起来。在我看来，那不过就是随意地左右点划拉，通常都一蹴而就，然后照旧将那画悬挂到墙上，长时间盯着，衣服前襟上有作画时留下的墨迹……

但凡提及抽烟，自然知道是有害而不利，然而世上事，大多了犹未了，终以不了了之。于是抽烟便也有了它的一点妙处。

很多年前我初回上海，借房子住，没经验，那是一处位于闵行与徐汇交界处的老式公房，荒芜之地改建的小高层，天将擦黑的夏夜，简直难熬——魔都的蚊子绝对要比帝都厉害，纵使点着蚊香亦无济于事，隔日特意去买了蚊帐，亦收效甚微。我真想打坐，躺下来阖目数羊，耳畔嗡嗡声不绝，给叮得实在难耐时忽然想起朋友说过，蚊子怕烟味，立即翻身下床点根烟。那屋子旁边紧靠高架，彻夜车行不歇，车辙声，引擎轰鸣，幽暗中，那缭绕白雾笼罩中的人跟屋子，仿佛都有了种梦幻的况味。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蚊子真就渐渐少了，不再被咬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间已双鬓露白。我的书桌背后的墙上新贴了一幅字，挚友的笔墨写着“面对复杂，保持欢喜”。年纪渐增的某一时刻，恍悟一个人的成长与成熟，其实跟年岁并无太大关联，却与个人的经历过往休戚相关。感受迥别，那些遥远古镜中频繁闪现的旧事，亦跟随心境的变化而大不同了。终究要慢慢适应并学会告别。平静接受，坦然面对，对新行渐远的人与事两相释然。然而那并非因为我们的观察力有了高下之分，实则为内心的情感所指所致，于无声处地震天翻。

前几日来参加某开工宴，有陌生人对我抽不抽烟而颇觉意外，他说：“哟，你不是作家吗？写东西居然不抽烟？”

在我素日里不怎么抽烟，但每当香烟递至我面前，也便顺手接过，耳畔响起奶奶的话，“客随主便。既来之则安之”。于是点烟。浅吸慢吐，紧张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。记得黄永玉先生有一幅版画我非常喜欢，是他当年给长篇叙事诗《阿诗玛》所配插画——撒尼小伙伙阿黑，围绕篝火，且弹且唱且舞。那篝火之上冉冉腾起的白烟，画得着实生动，只可惜，那画面跟吸烟毫无关系。倘若给那阿黑哥点根烟呢，效果如何？

烟火人生，明媚流年。然而香烟永不可能被纳入饮食文化，而独立成章出彩。记忆中，幼时去看电影，影院门口高阶之下，总摆着个烟摊，香烟论支卖。一个长方形木匣子打开，林林总总各色各样的烟，一行一列，摆在盖子上。想来哪支来哪支，先尝后买。不断地有人过来买一支，或立或蹲抽起来。“今儿这电影打不打？”“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，打得厉害！”等等听见里头传来一阵“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曲声铿锵，众人便纷纷起身，给那金光闪闪的五星裹挟着迅速对号入座。再看台阶上下，到处散落着烟屁股，有的还冒着烟。

正片即将上映，电影院里禁止吸烟，偏就有人不信邪。昏暗中悄然刚刚点上，一束光已经跟过来，工作人员仿佛神兵由天而降，立于面前大声呵斥。幼时的我，始终对这项规定疑惑不解。隔三差五跟着奶奶去红旗剧场听戏听书，那老先生是个盲人，由后门款款登台，步伐沉稳，轻车熟路端坐于桌前，先来根烟。这人抽烟速度极快，三两口下去只剩个烟屁股，中指跟食指那么一捻，从贴身内揣里摸出一个纸袋，把烟屁股捻出的烟丝仔细收好，再揣回去。没见过他拍惊堂木，总是随身带把二胡，轻轻拨那么一拨。台下人山人海，沸反盈天，倏然间安静下来，万众瞩目中听见老先生咳几



笔会  
母爱·一灯细语  
煮茶香  
(版画)  
胡立火

## 近读录

岱，阳春三月西子湖上的花船，气质旷远豁达的水墨西湖雪景图，再加上疏朗简洁、清新淡雅的《湖心亭看雪》全文，让读者瞬间进入明末深浅浅地甩到泥地上”的少年形象，为后续故事定下了蓬勃生长的春之活力的基调。少年的名字，句芒，借用中国古典民间神话春神的儿子之名。这样满载着春光的少年，当他向同样名字中充满春意味道的小青，坦白情窦初开的青涩之爱，并与心爱的女人一起，行使者将春带回大地的神圣使命时，故事中的春色简直是已经浓到化不开了。作者又用祝融、赤松子、鲲鹏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以及他们煮水热海、衍云降雨，扳地轴跃星空等极具浪漫和理想色彩的行为，让春的主题漾出别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轻盈诗意。

说到中国文化色彩，就不得不提到另外的几部作品。比如吴霜的《宇宙尽头的餐馆·太极芋泥》，通过张岱、李甲、武陵、小魔等不同时空的人的多重视角，以张岱的名作《湖心亭看雪》为想象的生发点，敷演出以宇宙尽头和明末两端时空为穿梭点的时间旅行故事。香如兰、清如雪的兰雪茶，摆成太极八卦阴阳形状的太极芋泥，风流倜傥的浮华贵公子张

# 女性·科幻·春天

詹玲

魂藏入画中，汲为己用，羽化升仙的画妖丹泓，无不让人联想起《聊斋志异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故事中的精怪。如果说这些小说，其精神传承了古典神魔志怪小说的奇趣神异，那么在未来的安排之下，青年和老年两度读自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的不同心境，表现得极富穿透力和感染力。同样，凌晨《应龙》中，被封入明朝宣德年间瓷器的应龙，牵出黄帝与蚩尤大战、大禹治水的历史重述；E伯爵《五德渡劫记》、楚惜刀《画妖》等小说里人、妖、神、佛混杂一体的志怪世界，都让这些科幻小说充满浓厚的中国古典意蕴，同时，也让科幻小说逸出了严格意义的科学想象边界，呈现出“泛科幻”的色彩。

“泛科幻”也是这部女性科幻小说的特色之一。集子中的大半，如《五德渡劫记》《黑鸟》《蓝田半人》《春天来临的方式》《应龙》《得玉》《屠龙》《画妖》《背尸体的女人》等，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科技想象元素，反倒是奇幻的色彩格外鲜明。比如白饭如霜《蓝田半人》里拥有炼化美玉能力的蓝田半人，《五德渡劫记》中努力修仙的野狐五德，《画妖》里集处于精

“幻”的重要性是否改变，作为文学类型，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始终不变，从思想内涵而言，即回到人本身，传递人文精神，张扬人性情怀。《蓝田半人》中的蓝田半人，失手打碎了老妇人用来救儿子性命的五代陶罐。尽管老妇人未曾怪罪，他还是决定全力帮助她，将老妇人胸口的浑沌翠玉，炼化珍稀世奇珍，卖得了极高的价钱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友善，就这样铺展开来。《春天来临的方式》里，句芒从一开始怀着对青青涩涩的男女之爱，跟着她一道从南溟到北溟。在将春天带回来的过程中，句芒逐渐理解了爱的含义，不再有男女之间的小爱，更有人世间的大爱。《衡平公式》用外星种族的发展史，以及它们与人类交往的故事，隐喻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侵略、扩张和共赢等不同模式，展开开阔深远的思考。

从叙事层面而言，这部女性科幻小说集亦是可圈可点。既有借用民间故事笔法的《五德渡劫记》《年画》，又有带着现代主义色彩的《背尸体的女人》，更值得注意的，是夏陌充满叙事实验感的《狐狸说些什么》。作者自己介绍，这部小说“尝试运用一种类似于算法的方式来‘生成’一个故事”，是作家与搜索引

当年年末12月在云南，先去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，和蔡希陶雕塑及纪念馆合影。在资料陈列室和展览部，我将全套《中国植物志》拍摄保存书影。冬至的昆明，梅花山茶玉兰花开得正好，这天亦滇人祭祖日，郊区山岗坡坡一早烧纸人多，四下青烟袅袅。我旧地重游，上午于黑龙潭公园，登楼与大树梅花合影。旋又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大院，进门即见影壁墙上“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”之吴征镒先生的铭刻题记。

我一直留心相关的资料，2018年中华书局重印吴状元的姊妹书，特地用1919年排印本。有意思的是，清朝豫南有吴状元，豫北安阳有马丕瑶（1831-1895），同治进士。马丕瑶开头在山西为官二十年，从知县、知州而布政使。吴其潜的书在山西太原付梓印行，马丕瑶受其影响，后来到大兴安农桑。其女儿嫁到尉氏刘家，改名刘青霞，为辛亥革命女侠之一。他的二儿子马吉禧乃光绪进士，辛亥革命后任总统府内史和秘书，曾带着妹妹刘青霞去日本考察。后来，他给大总统徐世昌上书，劝印吴状元的书：

“吴中丞其潜，著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巨帙，旧藏太原府库，先中丞曾自印数百部，迄未通行。而日本农科大学，另译小版为教科书，略举二事。我不自宝而邻国宝之，如烦此等为吾国教科书，不致于于猫狗经，及时流肤浅唾骂之册子乎？”

他不知道当时在上海，商务印书馆已经排印了。甘草居有本1919年出版的精装本《植物学大辞典》，郑孝胥题签，伍光建、蔡元培、祁天锡和杜亚泉四人作序。后面印着出售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的广告，曰“洋装二册，定价十二元”。

从《诗经》开篇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到周王的《救荒本草》，再到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和《中国植物志》，国人记录、辨识、考证植物历来有两个传统，一是日趋精准的科学传统，一是形神兼具的诗化人文传统。它在这部卷帙浩繁的《〈植物名实图考〉新释》中，分明得以再次彰显。

2022年2月28日于甘草居

《春天来临的方式》微像文化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